

368
勞 動 叢 書

Laodung Cungshu

老王的勝利

• 工人劇選第三集 •



勞 動 出 版 社



編·者·的·話

這一集工人劇選，包括了四個劇本，其中特別值得向大家推薦的是「生產長一寸」。

「生產長一寸」是北京各工廠聯合演出比賽中的優秀作品。評判時得了優等獎。這個劇本很正確地表現了工人的生活和特點，有極高的教育意義。是我們工人弟兄文藝創作中的好作品，所以我們在此鄭重介紹，並希望上海工人兄弟們重視這個作品，向這個作品學習。

老王的勝利

余曉·何苦

工人劇選第三集

目 錄

老王的勝利·····	1 頁
✓生產長一寸·····	29 頁
工會花鼓·····	59 頁
曹田轉變·····	67 頁

老王的勝利

時間：解放後四個月

地點：某公營紡織廠

人物：王永太（簡稱王）：布廠穿扣間雜工，四十五歲，性爽直、樸實，鬥爭性強。

馬秀英（簡稱馬）：布廠穿扣間女工，十七歲，調皮、任性，思想較落後。

黃桂珍（簡稱黃）：布廠穿扣間女工，十六歲，天真活潑，喜說怪話。

張清華（簡稱張）：布廠穿扣間女工，二十歲，老實，較沉默。

劉素蘭（簡稱劉）：布廠穿扣間女工，廿三歲正派，老實，思想較進步。

方洪明（簡稱方）：布廠穿扣間技術員，性格較開朗，有正義感，易接受新的事物，但有明顯主觀，守成規，有些官僚習氣。

楊新林（簡稱楊）：布廠織布工人，工會常委，為人果斷，在羣衆中有威信。

秦王氏（簡稱秦）：廠內看廁所的老太婆（劇中不出場）。

羣衆：男女工甲、乙、丙……

第一場

景：布廠穿扣間之一角，舞台右前角，有一排放大軸的木架子，其後角木架子上掛着一排排的綜條，綵框，舞台正中有一張長方桌，幾個小木凳，桌上擱着一堆需要修理的綜條及需要整理的「嘩啦片」，舞台左後角是一排穿綜機，但出現於舞台上，觀衆所見祇是最靠邊的一架穿綜機，靠牆有一只放衣裳的長方形木櫃，櫃上放着些茶杯，茶壺及幾個飯盒子，牆上貼着些「工廠是自己的家庭」「節省人力物力，減低成本」……等標語。

幕啓：下午五點半，快下工了，馬和黃剛修理好一面綵框，掛在木架上，即結束工作，馬拿出攏子鏡子，解下圍裙，坐在小木凳上梳頭，黃桂珍用掃帚掃掉衣服上的棉絮。在穿綜機前，張和劉正在緊張地穿綜，預備趕緊在下班前洗完，幕啓時舞台上沉靜，祇有從台的右角一陣陣地不斷傳來像洪流衝過山谷般的織布機聲及從後台架紗間傳來的混和的馬達聲。

馬：（整理頭髮）：怎麼還不到鐘點？（抬頭看錶）錶停了？真討厭！

黃：還差半個鐘頭哪，妳這個傢伙，妳仔細看看，（指左前角）才五點半！

馬：才五點半，（玩笑地）死猴走得這麼慢！

劉：（回頭）倒不是慢，你心裏的猴走得快了，人在後邊，心早回來了。

張：你們誰快慢，我這時死得也太快哪！你看（指著衣袋的袖口）今晚這個洞怕不能掏穿了……

黃（取笑地）：嚕！誰比得了你們！這叫自作自受！

張：這是什麼話？多寫一個對大家都有好處……怎麼叫自作自受？

黃：兩只手又比不了機器，舉起來也不行，你看，人家手洗過了，洗洗臉，梳梳頭，下工了！偏要自己給自己操勞，哼！我不是早就說過：『路多大險，現多人眼』，怎麼樣？沒說錯吧？

馬：人家想爭個模範，露一手，出出風頭！

劉：（一面穿鞋一面說）別說這些風涼話，爲啥說要出風頭？你們不知道這些天帆布廠漲了碼數了？上月平均四十碼，穿扣開關六部車，每天七個軸是夠用了。這個月平均四十六碼，現在開七部車，軸還不夠使喚，要不緊趕車趕輪，供的上嗎？難道我們還敢叫帆布廠停車？

（劉說話時，王永太推著大掃帚上，站在一角旁靜靜地聽著他們的對話）

馬：大軸供不上用，廠裏爲啥不多添人，反正兩只手握不了三頭六臂……

張：再添人！（指著牆上標語）這叫『浪費人力』，人家李鳳英開走了，都放那人，老王的意見，他來兼帶出帳，拾廠裏節省人力，少浪費，……

黃：哼！方先生才不會理他那一套，老王的提議當個屁！他懂什麼？添人不添人還不在人家方先生一句話！

劉：其實呀，我們多加把勁緊趕囉趕囉。每天縫台車多縫一個活就能供的上織布廠；添人不添人沒關係！

王：（忍不住插嘴）對呀！大夥兒緊趕囉趕囉就行了，用不着再添人了！

黃：（回頭見老王）噯，又出了你啦！啥事你都插嘴，啥事都有你一份。

王：（開朗、明快）哈……哈……我就是這樣，……心直口快……

黃：得了，心直口快，我看是你那張嘴開得難受。

馬：（無目的，順口地）照你那模樣！

王：（窘迫地）對……怪我多嘴……（見桌上一堆亂七八糟的嘍嗒片，忽然的）……噯……，這嘍嗒片不車啦？

馬：（不理睬似的）你看看幾點了？快下工了！

王：（看錶）噯……，還早哪！還差二十來分鐘就想回家了！（上前勸說），車上吧！要不然上下班一混，得的嘍嗒還是，又要糟過不少嘍嗒片！來！車上吧！——會兒就完……（王攔下站清，整理桌上的嘍嗒片，劉和黃繼續地工作着，黃索性坐在木架旁）

黃：（反感的）噯！你想得可調調！心都靜，你還幹啥吵啥的？

王：噯！現在車成了？車要是自己的？車廠的車可不別說我們自己的——讓嗎？自己的設備自己也會壞……

馬：（打斷他的話）那了……算了……，聽夠了。有別天我

學上政治課去啦！

黃：（諷刺地）人家老王啥都通，過去在國民黨的時候受壓迫，沒顯出本事來，這會兒解放了，嘿！成天擺長款，本事也該露露啦！李鳳英不是調去學習了？明天俺聽著老王當個指揮，掙錢買一部機器保鐵一天能掙十六個……

馬：啥都有你，你高能。明天請你當工程師，當廠長！呸！撒泡尿照照你的臉去！……我看你解放的過了火，有點暈頭暈腦，忘記自己吃幾碗飯啦！

黃：（逗趣地）哈……哈……你還記得你自己的姓嗎？

王：這……這是什麼話，可不是那麼說！……

馬：回去看看你們家庭攻地去，有那末大福氣嗎？……

黃：二姊，別和他多廢話，走！到李勇家去問一問兒，下工啦。

（轉身向櫃旁取一線團，黃、馬下）

王：（搖頭苦笑）唉！小孩子，真沒法跟她提溜。

張：（同聲地）別看人小，說出話來能把人氣死，老王，以後少惹她們！

劉：這兩個小傢伙，在國民黨時候就這樣，常常挨罵受罰，這回解放了，可就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誰也管不了啦！

王：對啦！這都是在舊社會裏學的壞脾氣，社會變了，軀筋可還沒轉過頭來！

（突然，後台吵嚷起來，王趨前聽，劉和張相對一笑，繼續工作）

（內吵聲）：

秦：這不行哪！怎麼又拿線團上茅房呀？

黃：姑奶奶高興，講民主不講，你管的着嗎？

馬：要你來管，你算啥東西，你簡直是帝國主義……

秦：呸！不讓你拿線團上茅房，我就成了帝國主義？姑奶奶，這不是有草紙嗎？爲啥要用線團呀？

黃：（虛詞奪理）我高興，我高興…你看不着，你看不着…

王：（開心的自語）什麼事？怎麼又拿線團上茅房啦！這些孩子們也真是……（急下）

（後台繼續吵鬧聲，夾雜着老王的勸戒，舞台上幾秒片刻，前門頭一直望着後台）

張：（似乎有所感觸）老玉真是一片忠心，真心眼，講真理，廠裏大夥兒都像他那樣熱心，工作早就搞好了……

劉：好心不得好報，你看，一定又挨她們兩人一頓罵，唉！

（馬、黃無理可說，推王上，王含淚哭。手裏拿着線團）

黃：（推王）關你啥事？關你啥事？人家上茅房也用你管？

馬：啥事都有你，管得可寬！

王：（舉起線團）你們看！這麼大一團線，值多少錢哪？可惜，用草紙不好嗎？

馬：（一把搶過來）可恨！線是你們家的？狗捉老鼠，多管閑事！

王：（無可奈何地）喂！多管閑事，我問你，線是誰的？

黃：（神氣而出）又是人民的是不是？

馬：反正不是你們家的！

王：不是我們家的也是大家的呀！你說，有你我一份兒沒有？

馬：（不知所云）這……

王：這不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嗎？

馬：（任性地）我們高興，用不着你管！

王：（抓住把柄）廠裏的東西是大家生產出來的，糟蹋了東西
大家都能管。

馬：人家怎麼不管，偏你管？

黃：你講民主不講？

王：照這樣講民主，有半年廠裏就得關門！

（馬、黃揶揄的笑了出來，老王把線團拿回）

張：還好意思笑，人家老王說的是正理。

劉：妳們兩個以後對老王別老是嘴裏不乾不淨的，話裏帶刺，
人家快五十歲的人了，女兒都比妳們大了……

黃：（對王背影）老不死，越老越僵！

（方洪明拿着本子，急上，見黃）

方：黃桂珍，怎麼又拿老王開玩笑，人家上了年紀了，開玩笑
要有個分寸，不要鬧小孩子脾氣了！

黃：（不服氣地）哼！

（馬，黃走開，到桌上整理飯盒，圍裙，老王拿起掃帚又
準備掃地，忽然想起一個問題）

王：（急回頭）方先生，我有個意見提提？

方：（順口地）好，你說說……

王：我們鉤線科李鳳英……

方：（不耐煩地）這問題我知道了，李鳳英調去學習，大概要
四個月才能回來，我想從縐紗科撥一個人替代他的工作。

（另轉話題）老王你這些日子落軸帶掃地，忙得過來不？

王：滿行了，我這一天沒多少活，兩個人換着班，掃地，落軸

也瞞不了！（急於要弄個明白）方先生，李鳳英的事，打漿紗科還要撥人來……

方：撥張富有來，怎麼樣？張富有能算能寫，正好替代他的工作。

王：方先生，張富有不是漿紗幫車的嗎？撥過來漿紗不就少人啦！

方：那你不用操心，廠裏自會有辦法，反正這兒要用人記賬，先撥過來再說。

王：方先生，我看用不着撥張富有了，省得就誤漿紗的活，對生產不利……

方：那……掏絨科的賬誰記呀？

王：那沒關係！這點活誰也幹得了，我跟老李兩個人也能幫着記記，我們倆多少認幾個字，記這些賬也能將就，錯不了……

方：這不是會寫幾個字的問題，這是技術問題。

王：（不滿地）哎！這有啥技術？李鳳英調走三天，就是我跟老李倆人記的賬，記的數，這有啥技術？不信你看看，（摔下掃帚，到桌上抽屜拿賬簿）你看看，寫的不好，反正也錯不了……

方：（看賬簿）寫的到差不多，可就是怕你們忙不過來！

王：沒關係，方先生，這費不了多大工夫，你說？一天才開七部車，一部車下七個軸，七七四十九，二七一十四，咱掏絨科統共才十四個人，四十九個軸，寫上個名字記上個數，這能費多大的功夫？我和老李二個人換着班記賬，行了

方：（沉思）落軸，掃地，還兼管賬……（搖頭）這不行，廠裏沒有那制度，這是制度問題。

王：用一個專人寫賬，方先生，這太浪費人力，廠裏……

方：（嚴肅地）我知道……

黃：（見有機可乘，在旁冷言冷語地）嗨！老王本事到不小，落軸帶掃地，還想兼個書記工，簡直快成萬能博士了！

馬：趕明兒乾脆，把掏綜科的活你一人包下來，省事！也不用人了，我們都回家吃去……

王：這叫什麼話？你們倆人也真太打趣人了！

張：你們倆別胡鬧行不行，人家說正經話，你們別打岔。

劉：（拖黃）來！快下班了，你來幫我遞遞線，幫點忙。

（劉拖黃坐掏線機旁工作）

方：老王！我看應該撥個人過來！

王：方先生，我的意見，能節省，不妨礙生產，不用撥了。

方：（決定地）還是撥個人來，這不但包括着些技術問題，而且也聯系到行政的制度，而且……（忽然停止）你不懂！（欲下）

王：（明確地）這是啥技術，落多少軸，記多少數，這三天不也是幹下來了？

方：（似乎傷了他的自尊）你不懂！這是廠裏技術部門的制度，這更從全面考慮問題，不像落軸，掃地那末簡單的，事情要從全面考慮……

王：（鼓起勁兒）那不對，方先生，雖說我不懂，我老王在紗廠也幹了二十多年了，不敢說行吧，可，啥活也能摸個門路。過去在國民黨時候，當小工的沒有發言權，挨餓受氣

，誰願意給他們幹？這回工廠是自己的了，幹活是爲工人自己，我還意見也是爲大家着想。方先生！上回開生產技術座談會的時候，同志們不是說要把不合理的制度取消，建立對生產有好處的新制度嗎？……（愈說愈有勁，指牆上的標語）你看這牆上不是寫得明明白白的？還有……（指一邊牆上）……節省人力、物力，減低成本……

方先生，你想想給廠裏節省一個人力，一年也省不少開銷！

方：（惱羞成怒）得了，得了！這點我還不知道，還用你來教訓我？（帶着官僚習氣地）這事就這樣決定了。（又欲下）

王：（着急，發火）方先生！（上前）咱工人現在不是有提意見的權利嗎？你也得考慮考慮，大家研究研究……

方：（習慣地）用不着考慮！無需乎研究！我是負責這一科的，技術上的問題，你就得聽從我的指揮，辦錯了，我個人負責，這是廠規，不服氣你到上頭告我去！

王：（暴躁地）方先生！那不對，意見不接受沒有關係，你憑什麼擺架子？發脾氣給誰看！這不是國民黨那時候了……
……

方：（氣極）不管怎麼樣，我有這個權利！

王：你不接受我的意見，不考慮，也不說道理，哼！那……我找工會去！

（在二人吵鬧過程中，男工甲，女工乙，丙上，好奇地看着，馬，黃也都呆立一邊看着）

方：到那兒去也沒關係，我姓方的等着你！（急下）

王：方先生……

馬：（乘機溜嘴）人家叫你氣糊塗了，你還好意思叫方先生。

黃：（順口地，無意識地）那麼大年紀了，吃啥幹啥不懂嗎？

倚老賣老亂管閑事，你算幹什麼的？

女乙：老王也真是，管它哩？

（羣衆紛紛交頭接耳，談論所發生的事情：『……真是多管閑事……』；『……人家老王有道理……』；『本來解放了嘛，工廠是大家的，是人民的……』；『老王辦得對，小工就沒有講話的權利嗎？……』王呆立不動，情緒激憤。）

張：（同情的）你別怪老王，我看老王的道理對！

劉：本來嘛！掏線科記帳不用人沒關係，這寫個名字，記個數，費什麼事！撥過來一個人，不就是浪費？

男甲：倒是對，可是人家方先生不高興就算了，幹啥死皮賴臉的，又不是自己家的事！

馬：（取笑地）明天老王當了廠長，方先生歸你管，就好辦了！

黃：他要當了廠長，我們還能活呀！

張：別說閒話！瞎講！

（衆不由自主地笑起來）

王：（憋不住胸中的悶氣，發洩）馬秀英！這事能怪我？他媽的，你們憑良心說說，這記帳的活用不用添人？現在跟過去國民黨不同了，省下人力物力，減低成本，那工廠才有個發達，工廠辦好，我們將來才能改善生活；那怕這回兒多受點累，也算不了什麼，省下來是給自己省，工廠靠我

們自己的，提意見是民主管理嘛……

黃：（不耐煩地）嚟！老王的嘴可越來越滑溜，一說話就是小
醃製豆腐……成套兒的……

馬：（任性地）工廠是你家的？

王：（忍不住氣）這是什麼話？我老王在廠裏混了二十多年了
，我覺着現在工廠就是我的家，是我們大家的飯碗，也有
我老王一份兒！

馬：（模仿老王）也有我一份兒，明天把工廠按上四個小輪子
，推到你家裏去！

（衆不禁大笑，老王氣得臉色發白，他想堅持鬥爭下去，
可是技術員不支持他，連自己的少數弟兄也不同情他，取
笑他，非常激動。）

王：（難受地）……

黃：瞧你那模樣！你們家祖坟地有那末大風水嗎？

馬：啊……，老王臉兒都氣白了……真生氣了……唉！這是爲
個啥呢？

女乙：你們兩個調皮鬼，開玩笑也沒個分寸，看把老王氣的！

（後台一片人聲嘈亂，有歌聲傳來「愉快地勞動」，人聲
「……下工了……」，「……紅燈了……」）

女丙：下工了，咱走吧！

黃：紅燈了，走。

（羣衆甲、乙、丙披衣服，取飯盒下，黃，馬取飯盒欲走
，又回頭看老王，笑）

黃：（回轉身）君子不生小人氣！走！回家吃飯去！

（馬、黃唱着歌下，王沉默不語坐桌旁，劉和張結束工作

)

劉：（抖圍裙）總算掏完了！老王！把軸落下來吧！

王：（若有所思）你們回家吧！我歇一回就來落。

張：（整理頭髮、衣服，走至王前）老王，生氣了？

王：（出神地）沒……沒有！

劉：跟她們生氣可犯不上，這些小調皮鬼，跟着胡鬧，其實，還不都是沒心眼的小孩子？打小在廠裏做工，慣壞了，你看，明天一上班，這些事全忘了！

張：走吧老王，軸不用落了，留着讓夜班幹吧！

劉：回家吧！老王，幹了一天了，身子不累，肚子也不答應啦！

王：（親切地）你們先走吧！我想再歇一會。（稍停，舞台寂靜，機器聲也不響了）

張：（想不出話來同情他）老王，心裏有啥想不開的？我陪你找工作組同志談談。

王：對，妳們先回家吧！

劉：對，大姐我們走吧！

（劉、張緩緩地下，稍停，老王苦悶地抬起頭來，思想上激烈地鬥爭着）

王：（緩緩地站起，在桌上用力地捶了一拳，自言自語地）我這是爲個啥呢？（稍停片刻）真是公公背兒媳過河，費力不討好，唉……（回憶地）從小就做工，紗廠也幹了二十來年了，……苦也受夠了，今天盼明天盼，好容易盼到解放了，同志們一講話就說：『民主啦！』（模仿同志講話的神氣）『解放啦！』『工人地位提高啦！』『工廠是自